

且結此情之歸

卷一

花月痕全書卷一

第一回

蚩蟬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裨官獻技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性也。情字不足以盡之。然自古忠孝節義。有漢
 熱寡情之。自習俗澆薄。用情不能專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且相率而為偽。何
 況其他。乾地清氣。間留一二情種。上既不能策名於朝。下又不獲食力於家。徒抱一往情深之
 致。奔走天涯。所聞之事。皆非其心所願聞。而又不能不聞。所見之人。皆非其心所願見。而又不
 能不見。惡用其情。請問看官。渠是情種。書然墜地時。便帶有一點情根。如今要向何處發
 洩呢。吟風弄月。好景難常。玩水遊山。勞人易倦。萬不得已。而寄跡情於名花。萬不得已。而寄其
 情於時鳥。嗚呼。明几淨得一通情之物。而情注之。酒闌燈炏見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這般話
 從那里說起。因為做鄉有一學究先生。姓虞。號耕心。聽小子這般說。便拂然道。人生有情。當用
 於正。陶靖節情一賦。尚貽物議。若舞衫歌扇。轉眼皆非。紅粉青樓。當場即幻。還講什麼情呢。
 我們原上。源倒名。放蕩。雙紅堂。小說。64。D8665100
 我們原上。源倒名。放蕩。雙紅堂。小說。64。D8665100
 一切。偏低首下心。作兒女子態。留戀勾欄中人。你想他們有幾個梁夫人。能
 盼盼。能夠尚書。大約此等行樂去處。只好逢場作戲。如浮雲在空。今日到這
 說笑笑。都无妨礙。只不要拖泥帶水。糾纏不清。方好呢。你說什麼情種。又是
 也要踏破。何從留點根。留點種呢。小子笑道。先生自知甚明。教人也還

滄海橫流 側身無所 月夜發端 花月發端 此情之發 瑞

花月痕全書十六卷 民國十一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魏秀仁 撰
 內容分類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雙紅堂 小說 64
 索書號 D8665100
 編號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全文本花月痕全書十六卷 民國十一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劉秋娘

花月痕全書卷一

第一回

蚩蜉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稗官獻技

此情之歸
且入

滄海橫流
側身无所

月痕發端

花痕發端

此情之發
瑞

借染夫人
影起杜采
秋影起劉
秋痕
枯木逢春
即元為善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性也。情字不足以盡之。然自古忠孝節義有漢然寡情之人乎。自習俗澆薄。用情不能專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且相率而為偽。何況其他。乾坤清氣。間留一二情種。上既不能策名於朝。下又不獲食力於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所聞之事。皆非其心所願聞。而又不能不聞。所見之人。皆非其心所願見。而又不見。惡乎用其情。請問看官。渠是情種。若然墜地時。便帶有此一點情根。如今要向何處發洩呢。吟風嘯月。好景難常。玩水遊山。勞人易倦。萬不得已。而寄跡情於名花。萬不得已。而寄其情於時鳥。窗明几淨。得一通情之物。而情注之。酒闌燈炮。見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這般話。從那里說起。因為做鄉有一學究先生。姓虞。號耕心。聽小子這般說。便哂然道。人生有情。當用於正。陶靖節閑情一賦。尚貽物議。若舞衫歌扇。轉眼皆非。紅粉青樓。當場即幻。還講什麼情呢。我們原不必做理學。但生今之世。做今之人。讀書是為著科名。謀生是為著妻子。你看那一班潦倒名士。有些聰明。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動人耳根。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樣。搭他架子。更有那放蕩不羈。傲睨一切。偏低首下心。作兒女子態。留戀勾欄中人。你想他們有幾個梁夫人。能識蘄王有幾個關盼盼。能夠尚書大約此等行樂去處。只好逢場作戲。如浮雲在空。今日到這裏。明日到那里。說說笑笑。都无妨礙。只不要拖泥帶水。糾纏不清。方好呢。你說什麼情種。又是什麼情根。我便情田也要踏破。何從留點根。留點種呢。小子笑道。先生自知甚明。教人也還



長意頑石
點頭即惡
人比木石
不同即愛
有差等意
此皆儒先
語錄精義
確證
精理名言
大聲疾呼
喚醒一切

踏實只是將情字徑行抹煞。試看枯木逢春。萌芽便發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何論是何等樣人。比木石自然不同。如何把人當箇發場傀儡。古人力辨情淫二字。如涇渭分明。先生將情田踏破。情種情根一齊除箇乾淨。先生要行什麼藥呢。小子不敢說。求先生指教罷。學究勃然怒道。你講什麼話。先王人情以為田。這情字你竟認作男女私情看麼。小子嗤的一笑道。先生你怎的不記得上文。有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呢。大抵人之良心。其發見最真者莫如男女分上。故大學言誠意必例之於好好色。孟子言舜之孝必驗之於慕少艾。小子南邊人。南邊有箇樂部。生用真男。旦用真女。燃椽燭。鋪紅氍毹。演唱醒妓偷詩等劇。神情意態。比尋常空中摹擬強有十倍。令人一生將真面目藏過。擊一付面具套上。外則當場酬酢。內則通室周旋。即便分若君臣。恩若父子。親若兄弟。愛若夫婦。誼若朋友。亦只是此一副面具。再先第二付更換。人心如此。世道如此。可懼可憂。讀書人為秀才時。三分中卻有一分真面目。自發科甲入仕。版蛇神牛鬼。鷹至沓來。看官聽者。小子說過。令人只是一付面具。如何又說出許多面目來。須知喜怒威福。十萬付面具。只是一付銅面具也。然則生今之世。為今之人。真面目如何行得去呢。你看真面目者。其身歷坎坷。不一而足。即如先生所說。那一班放蕩不羈之士。渠起先何曾不自檢束。讀書想為傳人。做官想為名宦。奈心方不圓。腸直不曲。眼高不低。坐此文章。不中有司繩尺。言語直觸當事逆鱗。又耕无百畝之田。隱无一椽之宅。俯仰求人。浮沉終老。橫遭白眼。坐困青氈。不想尋常歌妓中。轉有窺其風格。傾慕之者。憐其淪落。繫戀之者。一夕之盟。終身不改。幸而為此翼之鷄。詔於朝。榮於室。盤根錯節。膾炙人口。不幸而為分飛之燕。受讒謗。遭挫折。生雖

荷生
癡珠
荷生采秋
癡珠秋痕
側重癡珠
秋痕一盞
宿主分明
以樗官說
樗官故能
脫出樗官
蹊徑
眼目
宗旨
總挈
欲歌欲泣
可誦可傳

死別咫尺。天涯貴恨千秋。黃泉相見。三生冤債。雖授首於藁街。一段癡情。早銷魂於蓬顆。金焦山下。空傳瘞鶴之銘。鸚鵡洲邊。誰訪玉簫之墓。見者酸鼻。聞者拊心。愚俗无知。轉成笑柄。先生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話。是憑空杜撰的麼。小子尋親不遇。流落臨汾縣。姑射山中。以樵蘇種菜為業。五年前春凍初融。小子鋤地。忽地陷一穴。穴中有鐵匣。內藏書數本。其書名花月痕。不著作者姓氏。亦不詳其年代。小子披覽一過。將俟此中人傳之。其年夏五。早魃為虐。赤地千里。小子奉母避灾太原。苦无生計。忽悟天授此書。接濟小子衣食。因手抄一遍。日帶往茶坊。敲起鼓板。賺錢百文。負米以歸。供老母一飽。書中之是非真假。小子亦不知道。但每日間聽小子說書的人。也有笑的。也有哭的。也有嘆息的。皆說道。書中韋癡珠劉秋痕。有真性情。韓荷生杜采秋。李諷如李夫人。有真意氣。即劣如秃僮。儂如跛婢。戇如屠戶。嫵如酒徒。淫如碧桃。狠如拳授。亦各有真面目。躍躍紙上。可見人心不死。臧獲亦剝果之可珍。直道在民。屠沽本英雄之小隱。至如老魅焚身。雞棲同燼。公麼蕩影。兔脫遭擒。鼯鼠善緣。終有技窮之日。糊猴作劇。徒增形穢之羞。又可見天道循環。无往不復。冤有頭。債有主。願大眾莫結惡緣。生之日。死之年。即願影亦慚清夜。小子常題其卷首云。有是必有非。是真還是假。誰知一片心。質之開卷者。今日天氣清明。諸君閑暇无事。何不往柳巷口一味涼茶肆。聽小子說花月痕去也。其緣起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為全書總序。煌煌大文。發聲振聵。登泰山觀日。其初固未嘗有日也。海波蒼茫。萬星倒影。天色空碧。一望无际。此亦極天下之奇觀也。而觀日之人。若未嘗見焉者。夫亦曰彼

固日尚未出耳。倏而海水蒸紅。天光凝赤。一輪朝曦。騰躍而起。心搖目駭。嘆曰。妙者日乎。觀止矣。登黃山之觀雲也亦然。山氣未合。峰巒百變。觀雲之人。亦若未嘗見焉者。夫亦曰。此固非雲也。迨氤氳變。俯仰幻化。始瞿然嘆曰。妙哉雲乎。觀止矣。夫奇觀而至於海。而至於黃山。其人皆若未嘗見焉者。此其眼界之謬。胸次之俗。豈復可以言觀日與雲哉。而究不能為之謬與俗者何也。迫於所未見。故不覺忽於其所已見也。非然者。舉首而見者。非日與雲耶。所謂妙者。果何在耶。造物者之示人以巧也。非海无以觀日出之奇也。非山无以見雲出之奇也。如此篇。即海之於日。山之於雲也。吾願讀此書者。幸勿若觀日觀雲者之若未嘗見焉者也。

第二回 花神廟孤墳同灑淚

蘆溝橋分道各揚鏢

京師繁華靡麗。甲於天下。獨城之東西。有一錦秋墩。上有亭名陶然亭。百年前水部郎江藻所建。四圍遠眺。數十里城池村落。盡在目前。別有瀟灑出塵之致。亭左近花神廟。編竹為牆。亦有小亭。亭外孤墳三尺。春時葬花於此。或傳某校書埋玉之所。那年春闈榜後。朝議舉行鴻詞科。因此各道公車。遲留觀望。不盡出都。此書上回所表章癡珠。係東越人。自十九歲領鄉薦。後遊歷大江南北。西登太華。東上泰山。祖士雅氣概激昂。桓子野性情悽惻。癡珠兼而有之。文章憎命對策。既擯於主司。上書復傷乎執政。此番召試詞科。因偕宿友萬庶常。同寓圓通觀中。託詞病暑。禮俗士概屏不見。左圖右史。朝夕自娛。光陰易度。忽忽秋深。鄉思羈愁。百无聊賴。忽想起陶然亭地高境廣。可以排拓胸衿也。不招庶常同住。只帶隨身小童。名喚禿頭。雇車出城。一徑

微荷生却
用暗筆帶
筆定寫主
也

靜極思動
文情開曠

出萬庶常
二十三回
下折張本

作駢體
教癡珠例

花痕
正教癡珠

由花神廟
點上折
直注到四
十五回

開局宏麗

文有賦心

總挈全書

大旨
出荷生妙
一空說部
稟白

出姓韓妙
癡珠憐才

引起全書
諸雅集
花痕

往錦秋墩來。遙望殘柳垂絲。寒蘆飄絮。一路到也。爽然不一會。到了墩前。見有五六輛高鞍車。歇在廟門前。禿頭已經先下車。取過踏脚。癡珠便慢慢下車。步行上墩。剛剛到花神廟口。迎面走出一羣人。當頭一個美少年。服飾甚冶。面若冠玉。唇似塗珠。目光眉彩。奕奕迎人。看他年紀。不過二十多歲。隨後兩人。似有三十多歲。也自舉止嫺雅。前後四個相公。跟著說說笑笑。又有一箇小僮。俸住拜匣。癡珠偕禿頭。閃過一旁。將目瞧那少年。那少年也將癡珠望了一望。向前去了。癡珠直俟那一羣人都出了門。然後緩步進得門來。白雲鎖徑。黃葉堆階。便由曲欄走上。見殿壁左廂。墨瀟淋漓。一筆蘇字草書。寫了一首七律。便念道。

雲陰琴瑟傍高城。閑叩禪扉信步行。水近寒蘆吹絮亂。天空一雁此人輕。疎鐘响似驚霜。早晚市廛多匝地。生寂寞。獨憐荒塚在。埋香理玉總多情。

癡珠看了一遍。訝道。這首詩高華清爽。必是起先出門那位少年題的。再看落款。是富川荷生。也不知其姓名。正自呆想。只見一箇沙彌。從殿後走出來。癡珠因向前相見。隨問他可認得題詩這人。沙彌道。這位老爺姓韓。時常來咱們這里遊。陶然亭上。也有他題的詩。卻不知道官名住宅。癡珠道。這首詩好得狠。是箇才子之筆。你對汝師父說。千萬護惜著。別塗抹了。沙彌答應了。便隨癡珠。遷迤上陶然亭來。滿壁琳瑯。癡珠因欲讀荷生的詩。且先看款。忽見左壁七律一首。款書春日。招芝香綺雲。竹仙雅霞諸郎。修禊於此。後面書荷生醉筆四字。不禁大笑。便朗吟道。

舊時煙草舊時樓。又向江亭快禊遊。塵海琴樽銷塊壘。春城鶯燕許勾留。桃花如雪牽歸

此中有人
呼之欲出
孫琦灑淚

馬湘水流天泛白鷗。獨上錦秋墩。上望蕭蕭暮雨不勝愁。
癡珠想道。此人清狂拔俗。瀟灑不羈。亦可概見。惜相逢不相識。負此一段文字緣。了沈吟良久。
向沙彌要了筆硯。填臺城路詞一闋云。

蕭蕭落葉西風起。幾片斷雲殘柳。草沒橫塘。苔封古剎。繞記舊遊。攜手不堪回首。想倚馬
催詩。聽鶯載酒。轉眼悽涼。虛堂獨步。遲徊久。何人高吟。祠畔。弔新碑如玉。孤墳如斗。三

尺桐棺。一盃麥飯。料得芳心不朽。離懷各有。儘淚隨春前。魂銷秋後。感慨悲歌。問花神知否。

自吟一遍。復書款云。東越癡珠。秋日遊錦秋墩。讀富川荷生陶然亭花神廟詩。悵觸閑情。倚聲

和之。寫完便擲筆。笑向沙彌道。韓老翁再來。汝當以我此詞質之。休要忘了。沙彌亦含笑答應。

送上茶來。癡珠兀自踱來踱去。瞧東瞧西。禿頭道。老爺。你看天要下雨。我們回去。路遠著哩。癡

珠仰首一看。東北上黑雲布滿。遂无心久留。急忙下墩。上車而去。這且按下。卻說荷生。這日自

錦秋墩進城。已有三下多鐘。一路蕭蕭疎疎。落起細雨來。同行一為謝小林。侍御。一為鄭仲池

太史。侍御因招荷生。攜四旦小飲。顧曲山房。正上燈賭酒。只見青萍回道。老蒼頭來接老爺回

去。說明經略軍營摺弁。送來經略書信。并聘金三百兩。現在寓處。候老爺呈繳。且有話面回。荷

生遲疑道。明節相去歲掛印時。原欲邀我入幕。我彼時因春闈在適。婉辭謝去。今有書來。想必

還為這事。但教我怎樣處呢。侍御道。現在詞科既阻於時艱。歸路又梗於烽火。何不乘此機會

出都。未為不可。一面催跟班上菜。荷生立起身道。菜已有了。二君偕諸郎多飲數盞。小弟且告

辭回去。一看侍御也不強留。分付提燈。送出大門。看過上車。方才進去。看官聽著。這明經略名

祿。本是國家勳戚。累世簪纓。年方四十五歲。弓馬嫻熟。韜畧精通。而且下士禮賢。毫光驕奢。氣

習。五年前與韓荷生的老師。三邊總制汪鴻猷先生。一同出使西域。汪總制屢次言及生平得

意門生。惟有荷生一人。文章詞賦。雖不過人。而氣宇宏深。才識高遠。曾在秦王幕府。佐治軍書

意欲招之幕中。又恐其不受羈束。彼時明經略已存在心中。後來倭寇勾結西域。回民為亂。四

方刀兵。遽起。民不聊生。汪公奉命防海。明公奉命經略西陲。臨別時。經畧向汪公求薦人才。汪

公又把荷生說起。經略立時欲聘同行。荷生因要應宏詞科。不肯同往。經畧心頗悵悵。不料回

匪日更猖獗。經略駐兵太原。一面防守。一面調度河南軍務。接濟兩湖兩江兩廣。各道糧餉。控

制西南。出入錢穀。日以億萬計。羽書旁午。所有隨帶文武。及留營差使各官。雖各有所長。卻无

主持全局器量。因想起荷生。是汪公賞鑒的。必定不差。近知詞科停止。因致書勸駕。荷生自舊

臘入都。迄今已九閱月。潤筆之絹。諛墓之金。到手隨盡。正苦囊空。得此機緣。亦自願意。遂定於

九月十二日出都。荷生此行。是明經略敦請去的。自然有許多大老官。及同年故舊。送驢敬。張

祖席。自彭義門至蘆溝橋。車馬絡繹。那荷生仍是疎疎落落的。帶了老蒼頭賈忠。小童薛青萍。

並新收長隨索安翁慎。一路酬酢。到得蘆溝橋。已是未末申初時候。方至旅店。適值門口擁擠

不開。將車停住。只見對面店中。一小童伏侍一人。上車。衣服雖不十分華美。而英爽之氣。見於

眉宇。且面熟的很。一時卻想不起。那里見過。正在凝思。謝侍御及一班同鄉京官。還有春慶部

聯喜部相公們。一齊迎出。便急忙跳下車來。是晚即在行館暢飲通宵。次日起身。午後長新店

出謝小林
鄭中池四
十六回張
本

以秋為補

插入明經
卷小傳筆
墨閑雅

補叙中細
對密細却
不見有補
笑之速

眼目

眼目

眼目

眼目

由蘆溝橋
點下折

就荷生一
邊說早影

起如珠來
山斷雲速

文心若錦

眼目

荷生憐才

我憐卿

眼目

補敘痴珠

才人論落

喜不足與
人道悲亦
不必與人
言也非躬
歷其境不
能說得如
許真摯如
含蓄無盡
生平可見
於此可見
救玉小傳

救癡珠受
知太傅恰
與荷生受
知注總制
相配園中
敘癡珠生
平癡珠五
階癡珠誤
一審癡珠
周南留滯
借碧梧山

矣感懷得句不計工拙也。想道這章癡珠不就是十年前上那平倭十策這人麼。因朗誦道：殘秋倏欲盡。客子苦行役。行行豈得已。萬感在心曲。浮雲終日間。倦鳥不得宿。薊門煙樹多。蘆溝水流濁。回首望西山。蒼蒼耐寒綠。

看畢嘆一口氣。想道：此詩飄飄欲仙。然抑鬱之意。見於言表。才人不過千古如斯。因觸起昨日所見的人。不知是否。此君看他意緒。雖甚无聊。氣概卻遠。真我這回出都。好像比他強多。其實淪落天涯。依人作計。正復同病相憐也。兀坐半晌。只見宿安回道：護送營弁。請老爺今日。尖後換轎。荷生想了一回。說道：坐轎甚好。昨天誤了半站。今日著他們多備兩班夫。赶上正站。汝們遲到都不妨呢。看官。你道荷生要趕正站。是何意思。他記起蘆溝橋上車那人。是在花神廟門口。注意瞧他的。此刻因人想詩。因詩想人。恨不一下問明。豈知癡珠在都日久。資斧告罄。生平素耿介。不肯巧人。此番出都。因陝西是舊遊之地。且與兩川田節度公子。有同遊草堂之約。決計由晉入秦。由秦入蜀。把箱笈書籍。均托萬庶常收管。自與禿頭帶一付鋪蓋。一領皮袍。自京到陝。二十六站。與車夫約定。兼程前進。你道荷生大隊人馬。那里趕得上他。正是：大海飄萍。離合无定。萬里比鄰。兩心相印。到底荷生痴珠蹤跡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為全書緣起。明經略荷生癡珠均於漠不相關中。叙出相關來。又絕無牽強痕迹。龍門合傳法也。

第三回 憶舊人倦訪長安花

開錢筵招遊荔香院

話說癡珠單車趨行。不日已抵潼關。習鑿齒再到襄陽。劉子訓重來灞水。一路流連風景。追溯

年華。忽然而喜。忽然而悲。雖終日危坐車中。不發一語。其實連編累牘也寫不了他胸中情緒。便口占一絕道：蒼茫仙掌秋。搖落灞橋柳。錦瑟惜華年。欲語碑在口。吟畢。喟然長嘆。禿頭正在那車頭打盹。忽回頭道：此去長安。只有十里多路。老爺進城。何處卸車呢。癡珠想道：西安儘有故舊。但无故擾人。又何苦呢。便說道：咱們進城。找店罷。轉眼車到東門。方進甕城。忽見從城內來了一車。車內坐著一人。定睛一看。原來是一故人。姓王字漱玉。係長安王太傅長孫。與癡珠同年。這日要往城外探親。適與癡珠相遇。兩人急忙跳下車來。雖然道故。漱玉因問道：前月接萬世兄信。知吾兄有蜀道之遊。不想今日便到。如何走得這般快。但如今那里卸車呢。癡珠未答。禿頭在傍道：老爺要找店哩。漱玉道：豈有此理。難道西安許多相好。都不足邀吾兄下榻麼。癡珠笑道：不是這般說。小弟急欲入川。擬於此時。竟不奉訪。俟回陝時。再與故人作十日之歡。漱玉笑着。分付跟人道：你們趕緊飛馬回家伺候。一面說。一面攜住癡珠的手。道：我們同坐一車。好說話些。你的車叫管家坐了。慢慢的跟來罷。原來漱玉家中有一座園亭。是太傅予告後。頤養之地。極其曲折。名曰遂園。太傅開府南邊時。癡珠尚幼。最為太傅所器重。後來與漱玉作了同年。值逆倭發難。因上書言事。觸犯忌諱。禍幾不測。賴太傅力為維持。得以无罪。未幾太傅予告。攜入關中。所以園中文酒之會。癡珠无不在座。所有聯額題咏。癡珠手筆極多。因此一家內外男女。无人不認得癡珠。先是家丁回家。就說章老爺來了。這漱玉太太。便分派婢僕。將遂園中文酒一會。七手八脚。鋪設起來。是夜兩人相叙契濶。對飲談心。傷風澤之。寢微痛。劫灰之難。問癡珠。忽慘然吟道：人生有通塞。公等係安危。我近來絕口不談。

房影起梧
仙非泛設
情文釀厚
枚開時事
側重舊人
領起上折
徐月華徐
字眼目○
憶舊人
眼目
長安花

時事矣。歇了一回。漱玉因問癡珠道：你記得前七年進京，娟娘送咱們到灞橋行邸麼？那一夜你兩個人依依情緒，至今如在目前。你的詩是七絕兩首，便吟道：

灞陵驛畔客停車，惜別人來徐月華。濁酒且謀今夕醉，明朝門外即天涯。玳梁指日誓雙棲。此去營巢且覓泥，絮絮幾多心上語。一聲無賴汝南雞。

以補為却
倦看
若斷若連
點下折
開錢廷
坊名大佳
出荔香院

是不是呢？癡珠道：你好記心。這兩首詩，我竟一字都忘了。漱玉道：自然忘了。癡珠慘然高吟道：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便問漱玉道：你如今可知娟娘是何情狀呢？漱玉道：我前年見過一面，方曉得他媽死了。以後聞人說他哭母致疾，閉門謝客。近來我不大出門，便兩年多沒見人題起他踪跡。如今長安名花多著哩，遲日招一箇人，領你去遊罷。癡珠道：我也聽得人說，這幾年秦王開藩此地，幕中賓客都是些名士。北里風光，自然比向時強多了。二人於是淺斟低酌，塵襟渴滌，燭跋三現，尚未散筵。只見小了環提著明角燈，回道：太太道夜深了，韋老爺初到，車馬勞頓，請老爺少飲，給韋老爺早一點安歇罷。漱玉笑道：我倒忘了，只顧與故人暢談，遂盡一壺而散。晚夕先話，次日飯後，漱玉果招一個人來，姓蘇字華農，係府學茂才。漱玉自去城外探親，西安本係癡珠舊遊之地，是日同華農走訪各處歌樓舞榭，往往撫今追昔，物是人非，不免悵然而返。第三日，漱玉回家，也跟著同遊。一連數日，總訪不出娟娘信息。癡珠就也懶得走了。彼時便有親故陸續皆來，癡珠也不免出去應酬一番，更把訪娟娘一事擱起。再且癡珠急於入川，只得將此事托漱玉華農慢慢探問。一日三人正在山房小飲，門上送進單帖，係癡珠世兄弟呂龍文專為癡珠錢行請漱玉華農作陪。未注一行云：席設寶髻坊荔香仙

院務室便衣早臨是荷。癡珠將單遞給華農道：這荔香院你認得麼？怎的咱們沒有到過？漱玉

院務室便衣早臨是荷。癡珠將單遞給華農道：這荔香院你認得麼？怎的咱們沒有到過？漱玉

院務室便衣早臨是荷。癡珠將單遞給華農道：這荔香院你認得麼？怎的咱們沒有到過？漱玉

院務室便衣早臨是荷。癡珠將單遞給華農道：這荔香院你認得麼？怎的咱們沒有到過？漱玉

院務室便衣早臨是荷。癡珠將單遞給華農道：這荔香院你認得麼？怎的咱們沒有到過？漱玉

院務室便衣早臨是荷。癡珠將單遞給華農道：這荔香院你認得麼？怎的咱們沒有到過？漱玉

院務室便衣早臨是荷。癡珠將單遞給華農道：這荔香院你認得麼？怎的咱們沒有到過？漱玉

院務室便衣早臨是荷。癡珠將單遞給華農道：這荔香院你認得麼？怎的咱們沒有到過？漱玉

院務室便衣早臨是荷。癡珠將單遞給華農道：這荔香院你認得麼？怎的咱們沒有到過？漱玉

院務室便衣早臨是荷。癡珠將單遞給華農道：這荔香院你認得麼？怎的咱們沒有到過？漱玉

院務室便衣早臨是荷。癡珠將單遞給華農道：這荔香院你認得麼？怎的咱們沒有到過？漱玉

院務室便衣早臨是荷。癡珠將單遞給華農道：這荔香院你認得麼？怎的咱們沒有到過？漱玉

院務室便衣早臨是荷。癡珠將單遞給華農道：這荔香院你認得麼？怎的咱們沒有到過？漱玉

院務室便衣早臨是荷。癡珠將單遞給華農道：這荔香院你認得麼？怎的咱們沒有到過？漱玉

院務室便衣早臨是荷。癡珠將單遞給華農道：這荔香院你認得麼？怎的咱們沒有到過？漱玉

院務室便衣早臨是荷。癡珠將單遞給華農道：這荔香院你認得麼？怎的咱們沒有到過？漱玉

全書例敘
宮室隨手
點綴各極
其工

即借室中
橫額引入
正文毫不
費力
精神團結
一片

全書大旨
與上文二
絕句如一
鼻孔出氣
全書大旨

情種

月痕

深深款款
香口如生

十妓小影
花痕

第十四回
以下文字
涵蓋個裏

第二十四
回以下文
字涵蓋個
裏

月痕

花痕

秋痕前車

都與下半
部隱相激
射
痴珠倒影

會了環送上茶來。紅卿親手遞送既畢，又坐了片刻。漱玉便向紅卿道：我輩雖非雅容，竟欲到你小院一坐，不知可否？紅卿笑道：豈敢！小室卑陋，恐辜老爺笑話。說者便往裏走，請了環前面領著，轉過屏後，又一小院落，由東面一道粉牆進了一箇垂花門。南面牆下有幾十竿修竹，枝葉扶疎，面南便是三間小屋，窗上滿嵌可窗玻璃，進了屋門，只覺暖香拂面，原來三間小屋將東首一間，隔作臥室，外面兩間，遍裱著文綾，面南牆上掛著一箇橫額，上寫道：玉笑珠香之館。漱玉富川居士，癡珠細審筆意，極似韓荷生，便向紅卿問道：這富川居士，可是韓荷生麼？紅卿點頭道：是漱玉道：紅卿室中有一字，不是荷生寫的麼？紅卿因問癡珠道：你在京會過他，沒有癡珠道：人是見過，詩也讀過，只是不曾說過話。紅卿道：你如今可曉得他的踪迹麼？癡珠道：他很濶，我出京時，聞他為明經，畧聘往軍營去了。紅卿癡珠說話時，漱玉立起身來，步到東屋門邊，掀開房帘，招呼癡珠下坑道：你看那壁上許多詩牋，不是荷生小楷麼？癡珠踱入臥室，見首藉几榻，亦繁華，亦雅淨，想道：風塵中有此韻致，不減娟娘也。便從那柳條詩絹上七絕四首，瞧起看至第三首，吟道：

神仙一別便迢遙，近隔蓬瀛水一條。雙漿風橫人不渡，玉樓殘夢可憐宵。
便道：哦！這就是定情詩麼？再看那烏絲冷金牋上金縷曲一闋云：

轉眼風流歇，乍回頭，銀河迢遞。玉簫嗚咽，畢竟東風無甚氣力。一任落花飄泊，纔記得相逢時節。霧鬢煙鬟人似玉，步虛聲喜賦瑤臺月。誰曾料，輕輕別。旗亭莫唱陽關疊，最驚心渭城衰柳，灞橋風雪。翠袖餘香猶似昨，咫尺山河遠隔。恐兩地夢魂難接。自問飄蓬成

底事舊青衫，淚點都成血。無限事向誰說。

漱玉便向癡珠道：這便是荷生去年留別之作。沈痛至此，又望著紅卿道：你們相別，轉眼便是一年。光陰真正飛快。紅卿一面答應，一面眼圈早已紅了。漱玉便不往下說。癡珠又瞧那泥金集句楹聯云：秋月春風等閑度，談妝濃抹總相宜。

點頭道：必如紅卿，方不負此等好筆墨。紅卿即讓四人在房中坐下，道：你的詩名，早有人向我說過。自古文人，相輕實亦相愛。你這般傾倒荷生，怎的見面不扳談呢？癡珠便將花神廟匆匆相遇，及先後題詩一節，詳叙出來。紅卿道：你看過他的詩，你心中自然有了他。他以後讀你的詩，又不知怎樣想你呢？你愛他的詩，他今年都中，還有詩寄來贈我。我如今統給你瞧罷。說了便喚丫頭取鑰匙，向枕函檢出文牋數紙，交給癡珠。大家都走攏來，癡珠展誦道：

冰銷霧縠五銖輕，記訪雲英到玉京。苔徑曉煙窗外溼，桂堂初月夜來明。菱花綽約窺新黛，仙果清芬配小名。最是凝眸無限意，似曾相識在前生。
銀壺漏盡不成眠，乍叙歡情已黯然。萍梗生涯悲碧玉，桃花年命寫紅牋。團香和淚常无语，理鬢蒼衣總可憐。莫話飄零搖落恨，故鄉千里皖江邊。

便道：原來紅卿是安徽人。流轉至此，可憐可憐，說畢，又往下念道：
玲瓏寶髻重盤雲，百合衣香隔坐聞。秋剪瞳人波欲活，春添眉嬾月初分。紫釵話舊渾如夢，紅粉憐才幸有君。杜牧年來狂勝昔，只應低首縷金裙。
哎呀！怎麼起了風浪，不能見面了。紅卿道：一言難盡，請往下看罷。這還好呢。癡珠又念道：

同心小東傳青鳥。偕隱名山誓白鷗。獨看雙棲梁上月。為儂私撥鈿篋。名花落溷已含冤。欲駕天風叫九閭。一死竟拌銷粉黛。重泉何幸返精魂。癡珠讀至此。正欲與紅卿說話。誰知紅卿早已背著臉。在那窗前拭淚。龍文便道。不用念了。癡珠如何肯依。仍接著念道。

風煙變滅愁侵骨。雲雨荒唐夢感恩。祇恐乘槎消息斷。海山十笏阻崑崙。鴨爐香暖報新寒。再見人如隔世難。握手相期惟有淚。驚心欲別不成歡。黃衫舊事殷勤囑。紅豆新詞反覆看。淒絕淒絕分手處。長途珍重祝平安。

金錢夜夜卜殘更。秦樹燕山紀宦程。薄命憐卿甘作妾。傷心恨我未成名。看花憶夢驚春過。借酒澆愁帶淚傾。恨海易填天竟補。肯教容易負初盟。珍珠密字寄烏絲。不怨蹉跎怨別離。芳草天涯人去後。蘆花秋水雁來時。雙行細寫鴛鴦券。十幅新填填豆寇詞。駐景神方親檢取。銀河咫尺數歸期。

吟畢大家說道。好詩。纏綿宛轉。一往情深。癡珠到也不發一言。慢慢將詩放在桌上。目視紅卿。默默不語。紅卿停了一會。道。章老爺。汝與娟娘情分也。自不薄。癡珠聽說娟娘便急問道。紅卿。你知他下落麼。大家見紅卿說娟娘也覺詫然。便一齊靜聽起來。紅卿沈吟一會。道。你既念他。你為何分手以後。不特无詩。且无隻字。娟娘每向我誦為郎憔悴卻羞郎之句。輒泣然淚下。癡珠紅著眼眶道。這薄倖名字。我也百口難分了。只是事既无成。萬里片言。徒勞人意。到底娟娘如今是怎樣呢。紅卿道。說起娟娘。我也摸不出他的意思。我家向日避賊入陝。投奔於他。深

針鋒相對
前路如許
文字都不
過為此一
句而設
痛心不得
不忍心禁
念不能不
絕念情分
不深不致
有此境情

分不薄遂
有此文離
之想嗚呼
是氣使之
然哉

總求一筆

感他恩義。後來我撐起門戶。他嫌便死了。娟娘素來孝順。將衣飾悉行變換。以供喪事。自此不塗脂粉。長齋奉佛。前年三月初三夜。忽來與我作別。說要去南海朝觀音。我乃勸他。心即是佛。不必跋涉數千里路。况目下南邊多事。如何去得。次日。即有人傳說。娟娘留一紙字。給他姊妹。領一婢。不知去向。你道奇不奇呢。大家聽說。呆了半晌。癡珠尤難為情。一會巨燭高燒。酒散雜陳。絲竹迭奏。无奈癡珠紅卿各有心事。雖強顏歡笑。總无聊賴。正是。兒女千秋恨。人前不敢言。夜來空有淚。春去渺无痕。不到二更。癡珠便托詞頭痛。散席偕漱玉先回去。龍文二人就散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短衣匹馬歲暮從軍 大樹銀花元宵奏凱

話說太原本古冀州之地。東連燕豫。西界大河。北有甯武。偏頭雁門諸關。坐制稱雄。屹然為神京右衛。逆倭連年由海道蹂躪各省。北天津登萊。南則由甯波滋擾浙江。由瓜洲滋擾三江。復援金人冊立偽齊故事。封了粵西巨寇員壽泉竊踞金陵。於是淮海之間。大河南北。以及兩湖。土匪蜂起。逆倭遂得以橫行无忌。朝廷賦額日虧。軍儲日絀。全仗西陲完善之區。轉輸接應。山右尤畿疆屏蔽。西北膏腴。是年春間。豫州節度武公部下官軍迭獲勝仗。逆倭勢促。勾引河東土匪。竄入平陽。計欲結連關外。回番各部。由草地潛入燕雲。幸明經畧北來。士卒用命。漸次撲滅。是以駐節并州城中。相機勦滅。韓荷生就聘到軍。磨盾草檄。持籌高唱。此其餘事。始而冀州肅清。繼而協同豫州武節度。官兵尅期勦賊。得以專籌各道兵餉。此皆韓荷生一力贊成。經略

形勢瞭然
敘逆倭詳
擾委曲詳
盡為四十
畫回張本
插入員壽
為全書線
索

十六

萬餘人

回岸

流寇蔓延
誤在遲延
作者始慎
而為變其
佈置
從軍

料敵如神

眉飛色舞
二十日一
早

兼人之材
第二日

兵幾

顏林二將
小傳
分敘

自有火器
而兩軍相
見騎射幾
廢而不用

所以十分器重。忽忽之間。早是十二月了。一日探馬報稱口外回民聚眾數十萬。醜酒敵血。將由關外直撲宣化錦州等處。經畧急請荷生計議。荷生笑道。此謠言也。自古出塞必在春夏。目下窮冬。漫山積雪。毋論回民。不是銅筋鐵肋。試想草枯水涸。人馬如何走得去呢。但邊境近稍甯靜。有此謠言。亦不可不早為防備。以愚見料之。大約回民將誑我張皇北顧。乘勢渡河。擄掠故造此謠言。教我顧彼失此。為今之計。當先派幹員前往潼關。探偵動靜。更傳檄雍州節度。早為捕治。蒲關一帶。亦不可不暗暗戒嚴。老經畧高見。以為何如。經畧喜道。先生此論。洞照匪徒肺腑。話尚未了。只見門上傳鼓。呈進蒲關總兵燒角文書一角。經畧忙偕荷生一同披覽道。

鎮守蒲關總兵游長齡謹稟節帥大人閣下。敬稟者。十二月十七日午刻。據黃河渡口巡檢原士規稟稱。探得十六日夜三更。潼關城中失火。關門大開。回民萬餘人。鼓噪而入。一城文武皆被殺害。聲言聚眾三十萬人。將行北渡。卑鎮即刻出往河干察看。見賊兵帳房。布滿西岸。現蒲關守兵自裁撤後。只有八百餘名。深恐兵力單薄。不足防禦。幸各鄉俱有團勇。力扼河岸。惟慮蜂擁而至。眾寡不敵。專此飛稟。

看畢。便向荷生道。果不出先生所料。但事已至此。如何是好。荷生慨然道。此等烏合之眾。大人當以先聲奪之。便令解散。萬不可片刻遲延。今日已四下多鐘了。大人起馬。萬不及事。乞發令箭。調顏參將林遊擊各帶左右翼兵一千名。連夜出城駐紮。五更兼程而行。限五日到蒲。大人於明日未刻。統領大兵出城十里駐紮。二十二日長行。某願隨鞭路。供大人指揮。經畧遲疑道。救兵如救火。固當以速為妙。但今日即行調兵。恐勢有不及。奈何。荷生道。左右翼兵。即在本營

軍裝原無不備。著今夜駐紮城外。正為兵丁一切餼糧器械計耳。賊一路必有耳目。若知大兵即到。自然心生畏沮。據報聚眾三十萬人。此自狡賊虛張聲勢。然數萬人。自必有有的。此數萬人未必皆無父母兄弟妻子田產。大半為賊偏脅出來。某請為密行曉示。令其自相離異。且平日官兵就道。籌餉辦裝。日延一日。救兵幾有遲至半箇月尚未出城者。大人朝聞警。暮出兵。鼠輩風聞。定當膽落。看某仗劍為大人斬賊哩。經畧道。先生計畫周到。即請先生同行。所有机宜。悉任先生調度。說了便傳中軍捧過令箭。教隨荷生到帳前。施令。果然事權在手。威信及人。二十日一早。顏林二將早已帶兵向蒲州趕程而去。至第二日。經畧亦偕荷生出城。將一切籌餉事宜。統交節度曹公。荷生又將平日先催那一處。先解那一處。某處用某人。某人熟某事。開明節略。送給曹公。曹公接辦。自不費手。也著實欽服。荷生材幹。這且按下。且說顏林二將。曉夜趕程。到得中途。忽奉令箭一枝。錦囊一箇。內固封密札。二人忙的拆開。同看道。

頃探得河南土匪阿大郎等。因潼關失守。勢復遙起。攻陷陝州。兩將軍所帶左右翼兵。由小路星馳抄至陝州。一鼓殲除。无留一人。再於峽石關左右樹林中。留兵二百名。不時巡哨。多設旌旗。以為疑兵。定於正月十五日二更後。至潼關。看城中火起。接應不得。有違看畢。急照密札。催兵前進去了。看官你道顏林二將。是何等樣人。顏參將名起。係武進士出身。林遊擊名勇。係營伍出身。顏善使單刀。林善使畫戟。皆有萬夫不當之勇。且兩人各有一般絕技。顏參將能於百步之外。樹林中數過第幾枝。第幾葉。射之無有不中。林遊擊能發連珠箭。一開弓射倒三人。再無閃得的。但只是心氣粗暴。言詞大戇。動輒得罪長官。以致十年還是這一

作者特表
之為四十
七回五十
總論本十
言之概然
流冠縱橫
十餘年此
數萬人新
得潼關竟
不能移徙
寸步有人
佈置周密
扼其衝而
挫其銳也
然則賊亦
何難乎哉
上文所謂
密行曉示
者此也

與高米烈
筆大如椽
仁人之言

上文所謂
解散者如
此
元宵
花辰
十五日早
晨昏時候

月一。此
回四月字
皆月痕也
二更時候
又一個更

箇守備。一箇千總。自經畧到晉。剋復平陽。會勦陳汝。他二人便超羣絕倫。為經略賞識了。不半年間。以軍功擢至參遊。眼見得總兵不遠呢。看官。你道人生可不要逢箇知己麼。閑話休談。且說他二人到了河南。果然土匪縱橫。焚村劫舍。顏林二將所帶皆百戰之兵。分路勦除。不日即將陝州收復。并接著眾帖。在峽石關一帶。設下疑兵。專等十五日。到潼關接應。暫且不表。且說那賊匪據了潼關。十餘日不能渡河。城中不過數里。地方能够搜得出幾多糧草。將向華陰進發。又被西安重兵阻住去路。將往河南擄掠。忽聞經略遣將。將陝州土匪斬殺無遺。并探得一路均有伏兵。幾次出城。為官兵擊退。且烏合之眾。本无紀律。回子與番子。只知奸淫擄掠。有勇而无謀。弄得箇箇魂驚胆戰。已有散心。忽一日潼關城中。貼了幾十處大營告示。眾人瞧道。欽差大臣經畧西南。世襲一等威勇侯。明示。為愷切曉諭事。爾陝甘回民。自李唐以來。轉徙內地。食毛踐土。十有餘歲。我朝天覆地載。漢民回民。從無歧視。乃者逆倭犯順。天地不容。神人共憤。語是已窮之技。豈知天上軍來。若風掃葉。漢家兵到。如日沃霜。本爵欽承威命。統領元戎。招募悉拳勇之材。團練集爪牙之利。燕犀排岌。爭淬芙蓉。伐為驅來。久肥首藉。四圍礮火。中天掣列。缺之鞭。一片刀光。半夜射望。諸之魄。蝟鋒立折。螻命徒勞。惟思二百年列聖垂謨。但有如傷之念。十餘萬生靈就溺。誰无欲拯之心。為此特宣明諭。爾等俱有官骸。亦念駢誅之慘。誰无妻子。盍思拳戮之冤。兵弄潢池。原屬无知赤子。戈投牧野。即為歸順黔黎。本爵既往不咎。咸與維新。予以免死之牌。示之投生之路。倘執迷不悟。甘心從逆。則城破之日。必盡殺乃止。其毋悔。某年正月某日給。

於是回民每夜輒有百餘人。縋城私詣大營。求給免死牌。旬日之間。來者愈眾。將十萬免死牌給之。殆盡。經畧一切事務。皆與荷生計議。且屢奉嚴旨。急令剋復潼關。便覺十分愁慮。那荷生每日仍是輕裘緩帶。飲酒賦詩。并傳知蒲關城內居民。照舊安業。開放花燈。到了十五日早晨。荷生在經畧帳中。傳出令箭二枝。密札二箇。一箇與蒲關游總兵。一箇與本營李副將。二人看了密札。各自分頭行事。眾人皆不知是何原故。到了黃昏時候。城中銀花火樹。一色通明。荷生乘馬帶了五十名兵。在燈市遊了一回。自行出城去了。經畧營門。毫不見些動靜。再說顏林二將。到了十五日午後。行至潼關二十里外。飽餐戰飯。預備接應。先差探馬探聽。回報大營賊營隔河相對。未曾打仗。二人心中疑惑不一會。日色西沈。月光東上。二人騎馬當先。遙遙望潼關進發。到了關前。已將近二更時候。只見月明如畫。隔河大營內。鼓角无聲。又有船隻渡河。只好將兵在汧岸扎住。又過了一箇更次。仍无消息。四隻眼只往城中。看著兵士們。也有坐的。也有立的。都磨拳擦掌。伺候打仗。猛然回頭。見隔河大營中。赤的的一枝號火。騰騰起直上雲霄。二將便知道有了消息。便令眾兵一齊上馬。隨後又見起了兩枝號火。話尚未了。關內信炮連聲。月明之下。倒看不出火光。只見滾滾黑煙。冲天四起。人聲鼎沸。二將便令兵士順風向賊營放起火來。塵兵上前。正要衝殺。隔河大營也。就大開營門。萬炬齊出。皆在東岸上。列成隊伍。卻不渡河。那時城外賊營。正在睡夢之中。驚醒倉卒。接戰怎當。二將的兵驍將勇。頃刻已經死了一半。一半拋戈棄甲。沿河逃生。正在追殺之際。城內關門大開。先擁出三五百人。皆是黃巾包頭。大

五更過了
風四二

李副將出
面

東方已白
荷生李副
將一路
總結一筆

不渴
秦凱
收來全篇
第六回文
字

聲招呼。官兵進城殺賊。四望城上。塚口人皆站滿。敵樓上懸出一盞大紅燈。上寫著斗大的一箇順字。二人看了大喜。且不去追趕餘賊。帶領眾兵殺進城來。是夜賊眾因探得蒲關內大放花燈。所以毫無防備。半夜忽然聽得四處火起。人聲大喊道。我等皆明大人官軍。投降者免死。所有賊首沙龍巴戰帶了一千心腹。一時措手不及。四散跑出。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正要出城迎頭。遇著顏林二將。一陣好殺。只見尸橫遍地。血流成渠。便回轉頭來。想出東門逃命。二將隨後正趕。忽見賊匪紛紛倒地。四面炮响。槍鳴。迎面在刀光中閃出一將。手舞大刀。正在那裏殺賊。猶如砍瓜切菜。原來是蒲關游總兵。見了二人。十分大喜。便道。明命有令。傳與二位。見頭包黃巾者免死。於是合兵一處。搜殺城中番回各匪。救滅煙火。安撫良民。此時已是四更。城內城外。這一陣殺死的賊約有萬人。投降者亦有萬眾。只有賊首數人。尚帶著一夥悍賊。拼命殺出城外。又合城外的餘賊。番子回子。一共尚有數千。便想渡河。往西搶掠。忽見隔河岸上一片火光。綿互不絕。遂教番兵引路。打草地內順著河。往西行走。卻喜回頭一看。並先追兵。遂放心大膽而進。意欲待天明之後。尋村庄擄些飲食。又走了一箇更次。時已有五更過了。約莫又走了二三十里。月色漸次西沈。拂拂曉風。吹得那河岸上。敗葦叢蘆。沙沙亂响。遠遠望見河旁似有幾輛大車。停住。往前再走。荒草愈多。正在尋覓路徑。忽聽一聲炮响。三面火光驟發。前後俱被大車。滿載柴草。灌上了油。把路都塞斷。一陣風過。遍地的枯草。烘烘燒著。草內先埋下無數的鉄砲。引著藥線。直裂橫飛。只燒得這一夥數千賊匪。上天无路。入地无門。只往河中亂跳。溺死的也不計其數。其餘均焦頭爛額。血染黃沙了。看官。你道這場火是那裡來的。就是荷生

早晨派的李副將。在此埋伏。算定賊匪。必由此路。故此燒他。一箇盡絕。荷生帶了數十名心腹健卒。正在高埠瞭望。見大功已成。十分歡喜。時東方已白。隨即與李副將會在一處。向潼關來方到關下。早望見經略大燾。正在渡河。顏林游李四將。皆列隊相迎。經略一到西岸。見了荷生。并四將。便笑吟吟的向荷生拱手道。深勞先生妙算。并諸將勤勞。一戰成功。可喜可賀。遂與荷生并馬入城。出示安民。將生擒賊首。一齊梟首示眾。委員訊問。未出城回民。有眷屬者。悉令回籍。其單身者。交地方官安插。時雍州節度。扎駐同州。約期相見。高宴三日。峽石關伏兵二百名。亦已調回。大兵便凱歌渡河。回太原去了。凡秦晉官民。无不仰慕荷生。丰采每出。至道途擁擠不開。看官。你道熱鬧不熱鬧呢。正是 苟有用我。惟幄運籌。輕裘緩帶。名士風流。自是逆倭聞風。再不敢窺伺山右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荷生為全書大綱領。而游李顏林四將。隨手帶出。游李詳于第八回。故此畧之。其文前開後合。无一筆添漏。卻不見局促。如月照影。月過影失。如風掃葉。風止葉盡。珠圓玉潔之文也。

花月痕全書卷二

第五回

華嚴菴老衲解神籤

草涼驛歸程驚客夢

上回書說的是荷生東平回匪。那時正癡珠西入蜀川。天寒歲暮。游子鄉關之感。風人此帖之思。屬至當來。頓覺茅店雞聲。草橋月色。觸目驚心。無復曩時興致。行次寶雞。過一故人。詢及行蹤。因言節度田公。於十月杪奉命移廣。已見却抄。且有不必要來京請訓之語。癡珠意緒愈覺無聊。想道：人生遇合。自有定數。到是蜀中風景。甲於寰區。自古詩人流寓其地。閱歷一番。也不負負痴珠。自此入益門。度大散關。寓意山水。日紀一詩。轉也擺脫一切。這日到了廣漢。廣漢守郭公。係痴珠郎舅至戚。迎至署中。十年分手。萬里聚頭。這一日情話。比西安王淑玉家。又是一樣。款洽癡珠。借此度過殘年。飲薛濤之酒。闌花蕊之詩。客邊亦不寂寞。韶光荏苒。轉瞬是二月初旬了。始而傳聞逆賊竄入建昌。逼近東越。繼而傳聞上游失守。會城危在旦夕。癡珠與郭公俱有老親。聞此信息。何等張皇。到三月杪。郭家安信到了。癡珠不得家中一字。如何放心。便差人查探由湖入廣之路。差人回報。黃州道梗。田公現在留滯長沙。癡珠急得沒法。因想往華嚴菴求籤。指示去路。原來廣漢有一華嚴菴。係太史金公兆劍之妻馮燕娘所立。燕娘聰穎絕倫。年十九。歸太史。蜀人比之趙松雪。夫婦踰年。太史卒。燕娘不茹葷。奉姑以居。踰年。姑又卒。燕娘遂祝髮奉佛。高坐禪床。足不出戶者三十年。由靜生定。由定生慧。一切過去未來之事。洞照無遺。因此把所居捨為華嚴菴。就菩薩前神籤。指示善男信女迷途。法號蘊空。癡珠前此曾往瞻仰。值蘊空朝晨。唱去了。只撰一聯。鐫板送入。方丈懸挂。其聯云：

扭合

宗旨
去路紀程

西征吟草

回顧第二

回一筆
春風入鼓

宗旨

華嚴菴

蘊空小傳
為四十三
回張本

出蘊空
補叙